

復工日

秀英醒來。她抓下床頭櫃上的手機，摟放被窩裡兩掌間。

時近清晨，夜鷺在仍幽暗的天際展翼滑飛，牠們嘴喙與鼻腔共鳴，發出啼叫聲，穿過窗隙，喚醒淺眠的人。

揉皺了一晚的棉被和暖，手機卻附著冷空氣有涼意。設定在四點五十的鬧鈴音樂準時奏響，聲量輕微像蚊蚋嗡嗡，除了自己，只可能枕邊人聽見。

彬仔一動也不動。

秀英吸口氣，握好手機，捏住被單一角慢動作掀開被子，避免碰觸旁邊另一團棉被。

彬仔依舊沉睡。

秀英走出房間。客廳光線源自落地窗外，橘黃夾帶銀光勻勻覆在家具表層。住這屋子十年，就算無光，她也有辦法摸索走踏每個廳室。她一雙大腳在失去光澤的地磚上輾印，走到女兒和兒子房間外，伸出手轉動門把。門把上數顆黑褐斑點嵌入原本黃銅色本體，她手掌與鏽跡相觸，粗糙兩造各自碰砥。

門把軸心出自於本能吱嘎出聲，但僅在秀英耳際被察覺。縫隙推至半步遠，上舖的女兒小慈與下舖的兒子小宇還酣夢。小宇面牆側睡，肥嫩右大腿包夾住一大塊棉被。透過半鏤空側邊床板，小慈部分身形顯示她平躺著。她以同樣輕盈的動作，拉回門把。

尿意在膀胱作祟蠢動，逼得下體與大腿打哆嗦。秀英衡量要先上廁所還是去煮蛋。

她往廚房去，開燈，從牆邊櫥櫃拿出四顆雞蛋。水龍頭扭鬆，透明水流喇喇沖下，清洗掉雞蛋表層細塵。她把蛋一一置進電鍋，盛杯清水倒入，蓋上鍋蓋，開電源壓下黑色按鍵。

接著她幾乎是用衝的進入廁所，甚至沒關好門就拉下內褲坐到馬桶上。塑

鋼門半掩，散發牙白色冷光，她閉眼放尿。滲出的液體帶著熱氣，彷如細利刀片，斷續流出時不停刮割她下體。她拿衛生紙擦，上頭有些微血絲。她丟掉那團帶紅的衛生紙球。

秀英把水龍頭開大搓洗雙手，再捧水往臉上潑，潑醒才好上工。

鏡面映照她的臉，眉流還有，眼窩最近往內陷得更多，兩邊顴骨就明顯突出了。

她換上摺放在毛巾架上的工作衣褲，走出廁所。

電鍋按鍵已彈起。開鍋蓋，暖熱水霧盈滿她太靠近的臉與頸。

秀英端蛋上餐桌。

桌上幾張小慈考卷，每張都考了高分。秀英將所有考卷翻看一遍，沒幾題看得懂。考卷旁放了支原子筆，她拿起來在家長簽名欄寫下「林秀英」。

吃早餐時，秀英臉上掛著笑，又把考卷再次翻過。

她找了張紙寫字。

「小慈，記得把小宇帶到教室交給老師再走。」

離去前，秀英環視房子一圈，然後在玄關穿戴好襪子、帽子、布巾、袖套和膠鞋，從櫃上拎起一袋放了水壺和塑膠手套的裝備，走出家門。

大門之外，天色仍沒多大變化。

路燈還未熄滅，秀英走到約定的便利商店門口等待。

超商停車場有幾輛車，店裡燈光，透過大片玻璃窗映射出來，模糊投影秀英身子在水泥鋪地上。面前馬路，已有車輛穿行通過，這些人也和她一樣，要在日光還沒通徹大地前，踏出家門，在灰黯世界裡趕早工作。

等待之際，秀英腦中浮起小慈那幾張考卷，又忍不住想到小宇。生完小宇，彬仔有念頭再拚個孩子，說人多福氣多。她沒說不好，但私下去了趟婦產科裝入避孕器。彬仔受傷，醫藥費和生活費擔子加重，如果再多一張嘴，大概就要喝西北風。現在，她更認為當初決定是對的。

白漆塗寫著「平成工程行」的小貨卡比預定時間晚十分鐘到。綠燈一亮，車子通過斑馬線順勢迴轉，停在秀英面前。

車斗上雅蘭和文輝並坐面向她，另位全身包緊緊背對她的那女人沒轉過來。秀英憑藉背影認不出是誰。

平仔開車門從駕駛座跳下。他指指後斗，要秀英上車。「我先入去買一包薰。」矮秀英半顆頭的平仔湊近她說話，嘴裡臭氣隨話語直衝她鼻腔，隨後，乾粗多毛的大手順勢往她尿時痛楚的地方擦抹而過。

秀英沒料到平仔來這招，眼睛從帽子底下惡瞪他。

所有動作在還未清朗的霧藍色天光中進行並結束。沒有其他人見到那幕。

上車後，秀英坐陌生女人旁邊。女人頭微微垂下，閉眼休息。

大家意識都還沒完全清醒，雅蘭叫了聲秀英後閉眼，彼此沒有更多對話。

車子開開停停接了三站，把該載的人都攏上，最末沿台一線往工地直去。

陌生女人在抵達前醒來。秀英見女人眉目，猜測她年齡，「妹妹，你還很年輕喔。」

那女人笑了一下，眼睛細眯像彎月，「沒有啦，快三十歲了。」

「三十歲佇工地閣若少女，妳要小心，那個是豬哥。」秀英朝駕駛座指。

女人又笑了。車上女人全戴了遮蓋大半臉面和頸脖的配件，秀英好奇陌生女人罩在那底下的長相。

綠色鐵拉門開著，工地裡已停了輛貨車。平仔車子開進去，輪胎壓輾碎沙，磨擦出嘎拉喀拉聲響。平仔剎車，後斗男人女人手腳俐落陸續下車。還沒到上工時間，幾人晃到鐵拉門旁，拿口袋裡的菸抽，幾個蹲坐在棧板那裡吃起早餐。秀英和雅蘭一夥人聚成半圈。

「秀英，恁彬仔的跤當時會好？」慧蓮發問。

「醫生講上緊嘛愛過半冬，好了閣愛定期去復健，等到欲會使行，毋知民國幾年矣。」

「半冬?遐爾久?好佳哉閣有你會使出來趁錢，啊無恁兜著攏愛食沙矣。」
雅蘭附和。

「這馬彬仔佇厝內騙囡仔，秀英出來趁。啊，秀英生甲遐嬌，來工地倒咧趁嘛會使。」文輝說完大笑幾聲。

雅蘭伸手捏他手臂，「你無講話是會死呢。」

文輝罵了聲幹，「啊毋是咧講你，你咧哭枵啥?」離去前要雅蘭跟上，「早頓緊去食食咧，食了來攪紅毛塗啦。」

陌生女人朝秀英覷幾眼。

「啊平仔是有欲替恁共建設公司鬥講沒?」雅蘭又問。

「管一支長長啦，」素玉接話，「彼箍人干焦會曉顧家己的頭路爾爾，哪有可能替彬仔講話?」

「到今猶沒半个建設公司的人來阮兜相借問，平仔講伊閣會去講看覓，欲賠抑是無欲賠，猶毋知。啊，煞煞去啦，對遐懸的架摔落來無死就足萬幸矣，若有賠，賠外濟算外濟。」

一場沒結論的小工會談後，她們去找各自搭配的夥伴。

平仔到醫院探望彬仔時跟他掛保證，說他沒來，工地還是把一個位置留給秀英，不會讓他們夫妻吃虧。他告訴彬仔，在他痊癒前，秀英先跟他搭，叫他放心，家裡不會沒飯吃。

平仔在稍遠處和另個工頭講話。陌生女人站立一旁等待。秀英走上前，問女人：「你叫啥名?」

「靜安。」

秀英覺得這名字聽起來比較像是要去當老師，而不是來工地拌水泥的。「你的名誠幼秀，哪會來遮做小工?」

靜安還沒回答，平仔就招手示意他們兩個跟過去。

「你綴這個頭家去彼片鬥相共，伊會派工課予你做。」平仔對靜安說。

肥頭大耳的那工頭不做動作，杵站等靜安過去。靜安照安排走向那男人。

平時秀英跟彬仔搭配，夫妻兩人有默契，現在要跟平仔做事，秀英不習慣，只好跟在他後方。

秀英問平仔，「進前若親像毋捌看過彼个查某囡仔？」

「彼个工頭愛我搵的，伊昨昏敲電話予我，講個今仔日的工班臨時欠一个小工，這馬工仔真歹搵，看我敢會使鬥跤手叫工。」

工地五棟，用英文字母 ABCDE 代表，由幾個不同的小包處理，彬仔跟平仔合作已經幾年，他按時發工錢不囉唆，這次理所當然也跟著做。

有回平仔在一夥人面前潤談和建設公司老闆的交情，說曾經一起到中國去見識當地酒家，那種陣仗台灣看都看不到。秀英暗想過，平仔如果跟建設公司關係好，會不會也被他們收買，害他們的賠償不了了之？

他們負責 C 棟。個頭矮小的平仔走在前，秀英眼睛越過他，瞧見兩週前彬仔摔下來的那座鷹架。大家都說佛祖保佑彬仔，還好是從二樓掉下來，只有摔斷腿，沒有掉命。彬仔落下當時，秀英恰好去上廁所，一開門出來，就聽見彬仔哀號和雅蘭目擊時發出的尖叫聲。秀英湊過去，雙腿軟下，連丈夫名字都喊不出來。救護車抵達，幾人攙秀英要她跟去醫院急診，她才頓時清醒。

鷹架之外，披掛一片片灰色紗網。它們皮膜那樣貼覆著還沒長好肉的建物，隨風瞬而輕飄鼓起隨即貼合。細細的格目，千千萬萬顆眼珠，沒有一顆替他們證明彬仔的跌落是由於鷹架施工不善，不是意外失足。「架無搭予好，」彬仔後來告訴她，「毋是我倚無在。」

沒有人管他們說詞。

「恁彬仔彼工若是較細膩咧，這馬你就毋是佻我做伙咧做矣。」平仔傾倒水泥入鐵桶，持抹刀攀上人字梯頂端，「跤手較緊咧，水毋通傷濟，海菜粉比例掠予好。」

秀英低頭拿圓鍬攪拌，力道越落越大，岩灰色膏狀水泥打了幾圈緩慢游

渦。她舀一勺給平仔，「啊你到底是有替阮講話無？阮彬仔講彼是建設公司架無搭予好造成的。」

平仔將水泥一刀刀抹到牆面然後來回推平，「哪會無講？毋過，建設公司有證明個的架無問題，上有可能就是彬仔伊家己踏無好勢栽落去。」

「無的確是建設公司咧變鬼，趁阮佇病院的時陣才共架重搭予好。」

「你毋通看貓無點，這間建設公司無咧做這種垃圾代誌，你恰彬仔兩人莫雞仔腸鳥仔肚。」

她沉默。有股抽痛正在她下體醞釀，等待成形。

塗抹牆面一陣後，平仔坐在梯上拿出菸抽，對著半空吸吐幾次停下。他眼睛細眯，夾帶詭笑，目光落在秀英汗濕隆起的胸口，「秀英啊，恁彬仔對遐懸的所在跋落來，送去病院檢查，除了跛斷去，伊的屌鳥有摔歹去無？」

「彼敢恰你有底代？免你家婆啦。」她連抬頭都沒。

他吐出一團煙，隱在白茫茫霧牆之後，「一个人趁恰兩個人差真濟，若無較骨力做，欲按怎飼囡仔？秀英啊，若有外路仔予你趁，看你欲毋？」

「啥物外路仔？」

「去彼个空地仔遐跛開開，做一擺予你兩千箍，好趁無？」他手指一旁，那裡鋪著幾片攤開的瓦楞紙板和水泥袋。

秀英放開圓鋤，「你是咧啥？」轉身從袋子裡拿了東西要走。

平仔問她去哪裡，她說去便所啦瘡豬哥。

泥灰鋼骨組合的半成品，每隔幾間就有一組人馬，搭配畫面結構雷同，往往男的在上女的在下，一個要一個給，沒完沒了。秀英往樓底走，下體痛楚正朝其他部位擴散。帽簷底下，她從頭皮到額間的汗水，像塑膠管裡不停澆灑陽光下發熱磚塊的自來水，冰涼地潺潺湧出。她嘗試回想小慈的考卷，不斷冒出的卻是平仔剛才那幾句話。她胸前因為勞動濕了一大片，腋窩的狐臭也散逸出來，全身濕黏汗臭。她想不出這樣有什麼吸引力可以讓一個男人聯想到性愛。

她在廁所蹲了將近五分鐘，骨盆括約肌縮縮放放十幾回才盡數尿完。這之間，有人敲門，連兩次。馬桶裡沾了檳榔汁和沒沖乾淨的糞便餘滓，原本微量的清水染了些紅。

「死矣。」秀英咒罵。她拿衛生紙擦乾淨，放塊新護墊貼內褲，內外層都拉好起身。她想難怪這幾天頻尿，應該真是發炎了。

又來敲門聲，「內底的人是死矣喔？叫攏袂應。」是個男人。

她在裡面回，「咧攏褲矣啦。」

她開門。面前男人高大精壯，臉黝黑剛烈，眉骨突出，就算閉嘴，唇角那抹紅看得出檳榔吃很多。

他們錯開彼此，一出一進。

秀英瞥見男人褲襠。那裡拉鍊沒上拉，一截花紅圖騰外露而出。

廁所出來位置在 B 棟側邊。B 棟和 C 棟中間可以相通，秀英從 B 棟進，打算從通道走過去 C 棟。每個建築體發出的聲響不盡相同，敲打聲、圓鋸機切割磁磚的聲音，還有人正喝斥著某人。那些聲音和泥灰粉塵盡在這場域飄揚放送，喧嘩至極。

就算剛上過廁所，膀胱還是有尿意，下體燒灼感沒有減緩，尿道口周圍滿是尖刀劃過和火微微烤炙的痛覺。她為此心浮氣躁，呼吸夾著疲倦與煩悶。

樓梯還是粗胚，沒扶手，一踏偏，就下墜，碰撞到其他未完成物，難免傷口裂罅。秀英每步都小心踩踏。房子格局大同小異，大門開在龍邊，進到內邊先是客廳，再往內走左側是廚房餐廳，右邊兩間是套房，她走著熟練，但感嘆怎麼熟也不是自己的房子。平仔有次跟彬仔聊，說這起建案光預售屋已賣八成，價格還會再漲，台灣靠半導體產業就帶動整個經濟發展，沒科技業，台灣就是個鬼島，美國就不會想賣武器給我們，阿共仔應該很快就打來了。彬仔應說聽你咧歎打滴，除了老闆和你們工頭，我們工人哪個人因為半導體賺大錢？

她在從 B 往 C 的過道停留。背對牆壁，拿起口袋裡的手機，彬仔傳訊息給

她，要她回來幫他買包菸。她回傳 OK 貼圖。以前她也抽菸，癮比彬仔重，後來懷孕，那本來是第一胎，胚胎幾週就長不大，只好手術拿掉。當時診所老醫生責備，說你要當媽媽的人抽什麼菸，小孩都被你熏死了。她氣不過，說別人抽都沒事，怎麼我抽就害死小孩。但她還是戒掉。隔兩年，懷了小慈，又幾年，生下小宇。她想過，如果那個流掉的還在，老是在學校闖禍惹麻煩的小宇就不會在世界上了。

她踩到礦泉水瓶，腳尖將瓶子踢到一旁，重心不穩稍向前傾。有股味道在乾燥空氣裡浮盪，秀英嗅到了。她清楚那是什麼。

她暗忖要不要循氣味而去，找到膽敢在工地直接來的那對。沒移動腳步，只側耳聽，探知有人正窸窣窸窣整衣拉褲。男人粗啞聲音說：「褲緊穿予好。」這棟不屬於他們那組工作範圍，秀英想到彬仔的事還沒解決，心裡告誡自己別多管閒事。她轉回身，一束細瘦身影掠過。是早上那個年輕女人。

女人背對她走到另一端。她沒戴帽子，過肩的褐色髮雜亂披散，袖套也已拆落，露出肩部以下兩條白皙長手。那手臂和秀英一樣，薄薄的皮下爬滿藤蔓般青筋。她漸走遠，一步步，每伐都像踩在崖邊。

回工作現場後，平仔問秀英是不是掉到馬桶裡面了，去那麼久。

秀英不答話，彷彿剛才侮辱年輕女人的不是別人，就是平仔。

平仔幾次嘗試跟秀英搭話，她關閉耳口，一概沉默應對。平仔猜她大概怨自己沒有積極和建設公司談賠償的事，事實也是那樣，就沒有再聊什麼。

快十二點時，平仔接到外送員電話，說便當送到了。他喊秀英，要她休息準備吃飯。秀英不帶情緒說好，平仔沒多理會她有沒有回答逕自下樓。

便當才到，一群人如螞蟻竄動，各自從不同巢穴朝發餐點趨移聚集。他們有些在廊簷下吃，有些拿回自己工作的地方，吃飽可以就地躺下休息。

平仔照慣例拿到他工作的地方吃，如果彬仔仍在這裡，他們也會這麼做。但現在，秀英不打算回樓上，她要在一樓用完飯，靠在看得到天空的位置休息

就好。

叫靜安的女人很慢才出現領取便當。

秀英喊她，「靜安，來啦，來遮坐。」

靜安循聲音找人，見秀英正跟她招手，往她所在位置走。

秀英拉了張紙板給靜安，「我看你嘛是一个人，俾我做伙食飯拄仔好。」

靜安調整牛仔褲後雙腿叉疊坐下。

秀英瞄到她張開的胯間，想到不久前瞥見的那幕影像。

「你第一次來當小工喔？」秀英沒有停下筷子，夾著菜放到嘴裡。

「不是第一次，但是也不常。」打開飯盒，一條橡皮筋從她手裡彈開，跳飛出去。

秀英說喔要不然你是做什麼的？

靜安撕開竹筷封套沒有回答秀英。

「不能講是不是？」

「不是。是因為沒在做什麼。」

秀英還想問，沒工作那靠什麼吃飯？她把那句話嚥了回去。她隨口說：「你愛細膩，工地一堆豬哥，不要被欺負。被欺負了，我們其他人可以給妳靠。」

靜安停下動作，「所以，你能幫我出頭？」

秀英擱置筷子，目光鎖住靜安的臉，「你被誰怎麼樣了嗎？」

靜安眼睛盯便當幾秒，「沒有。我沒被誰怎樣。」

秀英鬆口氣，嘴巴講出來的話雖然聽起來很有膽，但真的要靠她懲治誰，也是不可能的事。

「你當小工很久了喔？」靜安問秀英。

她說高中畢業沒多久就跟當時還是男朋友的丈夫做。靜安問你丈夫受傷了？秀英就把彬仔跌落鷹架那段再講一遍。

「你們接下來怎麼辦？」

怎麼辦?秀英到現在也理不出完整頭緒，只能偶爾催一下平仔幫他們申請賠償。「走一步算一步，不然能怎麼樣?」

「也對。」靜安就快吃完便當，「啊，我只來一天，明天不會過來了喔。」

「為什麼?」

靜安聳聳肩，「我不喜歡這裡。」

秀英也不喜歡這裡，但走出工地，她不知道自己還能在哪裡工作。

「你還沒結婚吧?」

「沒有。結婚沒什麼好處。」

「有男朋友嗎?」

「有，不過他很爛，我最近打算分手。」

秀英手機鈴響幾聲。她拿起來看，螢幕上正發光的名字是小宇的老師。

「你手機響了，不接嗎?」

她不知道該不該跟眼前這個還不熟的女人講兒子的事。

「喔，我知道了，你不想接對不對?」

秀英不確定靜安的意思。

「不想接就不要接，我也都這樣。」

秀英沒回撥電話，把手機塞進褲袋去。她吃完剩下的飯菜，空盒拿去子母車丟掉，再回來整理紙板準備打個盹。她問靜安要不要和她一起躺在這裡就好?

靜安一時沒回應，秀英說:「還是你有地方睡了?」

靜安說沒有，我和你在這裡休息，時間到了再上去。

他們頭對頭反方向躺下，將外套披蓋到身上。

秀英感覺到筋骨活動帶來的身體疲累，一躺下幾乎聽到自己鼾聲。

「剛才，有個男人，」一個聲音在秀英耳畔出現。

她才要陷入這段時間幾乎沒出現過的深眠，意識遊蕩在光明與暗漠的交界，無法說出任何話語。

那句話的主人沒有把故事接續下去。

兩人在秀英設定的手機鬧鈴中醒來，彼此之間，除了共餐與休息，似乎什麼事都沒發生過。

某棟樓傳來了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說話聲音，那男人模糊聲線出現之後，接續播出一首當紅台語歌。沒多久，磁磚切割機的嘎嘎聲響起。結束了短暫休憩，工地再度喧鬧起來。

兩人收拾厚紙板，堆到一旁。秀英還想跟靜安說些什麼，但說什麼好像都不適切，只揮個手各自回到自己該在的位置。

平仔訂了飲料，順道買一杯給秀英，「這杯予你，火氣才袂遐大。」

秀英接下，吸管戳破封膜，喝了幾口。「平仔，你真正愛去替阮共建設公司講，袂使予個食死死，無，另工阮規傢伙仔去個公司擲牌仔抗議，按呢敢有較好？」

平仔應允再去談，「毋過，我講代先，若真正無結果，恁翁仔某嘛是愛承擔。」

下午和早上一樣，持續彎腰攪拌和挺直舀水泥給平仔的動作。兩個禮拜來，彬仔一動就痛，秀英幫他翻身擦澡，邊搓邊說你不趕快好，我會被你操死。事實是，不管在醫院、回到家還是今日重返工地，秀英都感受到身體與靈魂處於即將析解的狀態。

五點前，大家有默契地減緩工作速度，進入收尾整理階段。平仔要秀英清理水泥桶、工具和垃圾，說去找另一個工頭講個話。秀英拿塑膠管朝那些大小不一的器具沖沖洗洗。手機鈴聲響起，她手是濕的，沒伸進口袋裡撈出來聽。她心裡叨唸，又怎麼了嗎？連出來工作賺錢也要處理小孩的事。

有人從後方朝秀英靠近。

秀英沒察覺，水聲覆蓋了刻意的細微腳步聲。那人一手遮覆秀英嘴巴，另一手攔住她的腰，他下半身抵住秀英，擠推她到角落牆邊。秀英掙扎，但擺脫

不了。陽光炙曬過黑得發亮粗厚的那隻手緊密與她的嘴貼合，不留空隙。她鼻翼用力呼吸，一張一縮，好像如果不這麼做就會永遠失去氣息。

水管掉落。管裡的水仍流動著，卻消隱了聲響。

背後男人身形高大，不是平仔。

男人略屈身體，胸膛撐壓秀英上半身，左手摸索著要解開她的牛仔褲鈕釦和拉鍊。動作進行得很順利，但他只褪下到大腿就停住。她想起早上碰巧見到的那幕情景，會不會就是那工頭？她還想到另一個人，是在廁所閃身的那男人。但他的臉她已記不得。唯一印在腦海的，是男人褲襠露出的那條縫。

「幹，創啥！」咆哮聲從稍遠處傳來，在空曠屋內迴盪。

背後男人推秀英一把。

秀英踉蹌，額頭向前碰撞水泥牆。粗礪牆面上細石粒帶給她皮肉上疼痛。

男人朝最近的門逃跑離去。

出聲的是平仔。

秀英拉回褲子穿好。

「幹，毋知對佢一組走來的屁窒仔。」平仔沒有更靠近。

她穿好衣褲後轉身拿自己袋子，細瘦手臂還微微抖著。

「你是有予伊按怎無？」

「無代誌啦，」她挺直身，吸吐一口長氣，「彼隻豬哥予你辱走矣。」

平仔說：「沒代誌就好，後擺像按呢就愛會記得出聲喝救人，毋通出代誌才來共恁彬仔講我無共你照顧予好。」

秀英單手扶壁，穩住踏出的那隻腳，帶上隨身物品和整理好的一包垃圾，跟著平仔後方下樓。丟完垃圾，她緩步走向平仔那輛車。其他工人也從各棟樓開口陸續出現，她眼睛往每個從屋內出到外面的男人瞧。

雅蘭跟上秀英，從後方拍她肩膀，「你咧揣啥人？」

秀英說沒有啦隨便看看。

他們並肩前行，靜安也跟上來。

「這個幼齒的叫做靜安，」秀英向雅蘭介紹，「毋過伊明仔載就無欲來矣。」

雅蘭說：「喔，若予我今仔日轉去買樂透得頭彩，我明仔載嘛無愛來囉。」

一夥人哈哈笑開，迎向日落時分夕陽覆下的那層金光。

小貨卡離開工地一段距離，秀英才想起那通未接電話。她拿出手機，螢幕顯示的是家裡號碼。

秀英點按撥通鍵。

車子持續前行，街道、屋舍和人車逐漸抽遠，晚風的拂抹，刷去了這群工人身上大半熱氣。接電話的是小慈，她在手機那頭甜膩地叫了聲媽。秀英聽著，身體任小貨車行進左右輕擺搖動，帽子底下，眼眶裡的兩汪水也就那樣順勢晃濺了出來。